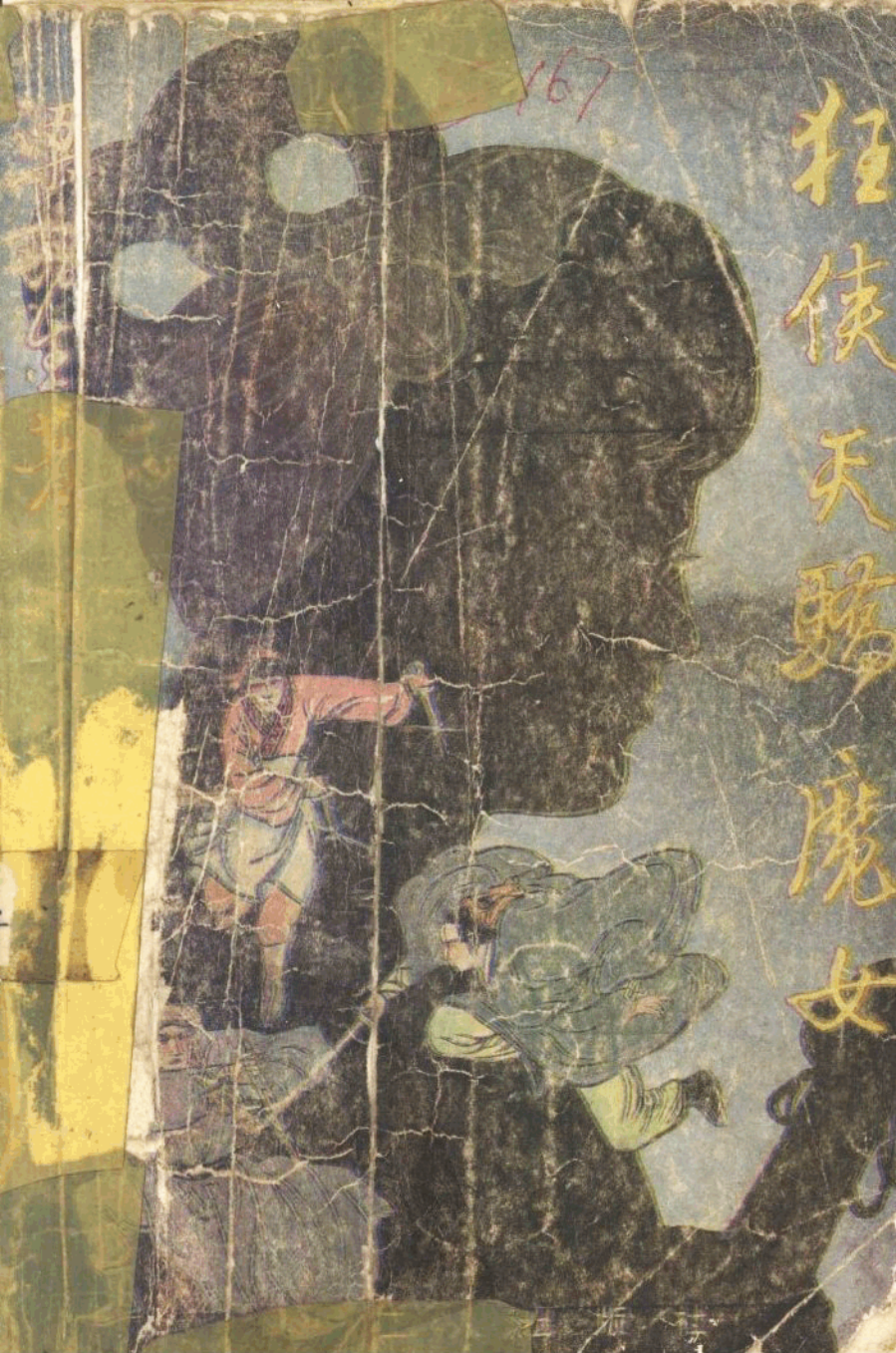


狂俠天驕魔女

167



目 次 (第二集)

第十六回 忍令上国遭胡辱 拟绝天骄拔汉旌.....(3)

第十七回 欲求知己箫声咽 为救红妆剑气腾.....(23)

第十八回 将军妙计除奸贼 妖女迷人脱楚囚.....(47)

第十九回 听鼓依稀闻叹息 追舟隐约见伊人.....(67)

第二十回 疑念冰消怜旧燕 画皮揭破识妖狐.....(91)

第廿一回 峡谷交兵擒叛将 囚车审贼问妖狐.....(113)

第廿二回 半阙新词几行泪 一般心事两逃情.....(131)

第廿三回 毒药甜言求秘笈 诡谋巧计套奸徒.....(151)

- 第廿四回 来何汹涌须挥剑.....(177)
去尚缠绵可付箫
- 第廿五回 亦狂亦侠真豪杰.....(203)
能哭能歌迈俗流
- 第廿六回 惘惘情思困魔女.....(233)
重重迷雾隐妖狐
- 第廿七回 孽债犹怜薄幸汉.....(249)
狠心竟害枕边人
- 第廿八回 变生肘腋情何忍.....(269)
祸起江心事更奇
- 第廿九回 楼船要挫胡儿锐.....(293)
水战初扬大汉威
- 第三十回 岂是个郎真薄幸.....(315)
何来玉女总关情



那少年笑道：“我这支迎宾曲子，还未奏完呢！”



第十六回 忍令上国遭胡辱 拟绝天骄拔汉旌

这武士是四霸天中的“北芒狗”——北宫黝，他使的是连环三鞭，“回风扫柳”的绝技，端的十分厉害。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好，我今日先杀狗，后屠龙！”她的拂尘和长剑应付众武士的各般兵器，已腾不出手来，北宫黝就是观准她这个弱点，长鞭卷地扫来，攻她下盘，叫她无法招架。

那知蓬莱魔女的内功已练到收发随心，摘叶伤人，飞花杀敌的通玄境界，就在长鞭卷到的那霎那，她运了口气，柳腰轻摆，系腰的绸带忽地飞出，北宫黝的长鞭卷不着她的脚踝，她的绸带反而卷着了北宫黝的长鞭。

蓬莱魔女喝声：“撒手！”移足就向鞭梢踏下。斜刺里一柄长枪闪电刺来，这人是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，出名的“闪电神枪手”，只听得“当啷”声响，蓬莱魔女一剑削断他的枪头，但他的枪尖却也先刺穿了蓬莱魔女的腰带，北宫黝解了束缚，长鞭已是倏的收回。

北宫黝的武功比起蓬莱魔女当然是相形见绌，但他名列“四霸天”，华竟也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，他加入战团，一条长鞭，神出鬼没，乘瑕抵隙，配合同伴的攻击，对蓬莱魔女也是增加了不少威胁。蓬莱魔女独力难支，包围的圈子越缩越小。

完颜亮哈哈笑道：“这分明是蓬莱仙子，怎说是蓬莱魔

女？”北宫黜退后数步，离开了蓬莱魔女长剑、拂尘的威胁，说道：“主公明鉴秋毫，说得丝毫不错。这女子本来确是号称蓬莱仙子，只因她心狠手辣，江湖上才把她的绰号改了。”完颜亮笑道：“朕不怕她心狠手辣，只要你们将她擒了，朕就重重有赏。”

那个善于拍马的文臣侍立在完颜亮身边，笑道：“主公词中那两句佳句，微臣意欲妄改一字，那就完全切合了眼前的情景了。”完颜亮道：“改那个字呀？”那文臣道：“将一个‘云’字改为‘裙’字，那就变成了‘一挥截断紫裙腰，仔细看嫦娥体态’，嘻嘻，这岂不对了眼前的情景了？”完颜亮大笑道：“妙，妙，你改这个字，俗到极了，却也有趣极了。但不嫌唐突了美人儿么？”

这两君臣肉麻当有趣，越说越下流。蓬莱魔女大怒，忽地背向那个绰号“闪电神枪手”的御林军副统领，背心突然向他撞去。那副统领已换过一杆长枪，这时正向蓬莱魔女刺来，但他却意料不到蓬莱魔女有此怪招，不由得心中一凛：

“我这一枪刺去，怕不把她捌个透明窟窿！”要知金主已有吩咐，是要将蓬莱魔女生擒，这副统领最多敢将她刺伤，却怎敢将她刺死？心中一凛，长枪闪电收回。那知蓬莱魔女正是要他如此！

那副统领正待换招刺她脚跟，想叫她摔一大跤，那知他号称“闪电手”，蓬莱魔女的身手却比他还快半分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蓬莱魔女已是唰的反手一剑，仍然滑步倒行，头也不回，长剑已是从肋底穿出，向后刺去，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样，一剑就穿过了那副统领的喉咙！蓬莱魔女这一着看似冒险之极，其实她已是计虑周详，副统领那一枪即算不收回

变招，刺着她的背心，她有护体神功，也不会致命，最多是受一点伤。蓬莱魔女本来就是拼着受一点伤突围的，现在由于这副统领心存顾忌，稍一踌躇，却先被蓬莱魔女杀了。蓬莱魔女则毫发无伤。

这副统领一死，登时也就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副统领两侧的武士虽然立即过来来填补空档，但他们的武功比那副统领又差得多，蓬莱魔女运剑如风，唰唰两剑，瞬息间又杀了两名武士，身形一起，捷如飞鸟，人在半空，一招“倒卷珠帘”，左手拂尘，已是对准了北宫黝凌空击下！

北宫黝吓得魂飞魄散，长鞭一抖，急忙使出他最得意的一招绝招——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，长鞭抖起了一圈圈的波浪，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蓬莱魔女拂尘卷去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绝招破了。北宫黝只觉手腕突然似是给利针一刺，不由得五指一松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那条虬龙鞭早已被蓬莱魔女卷去。蓬莱魔女喝道：“狗才纳命！”身形落地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拂尘再展，北宫黝仆倒地上，和衣一滚，只听得“嗤嗤”声响，原来蓬莱魔女以上乘内功，力透拂尘，尘尾散开，千丝万缕，一齐罩下，那根根尘尾，都似变作了利针，把北宫黝的衣裳刺得千疮百孔，只是这么一招，就在北宫黝的身上添了数十处伤口，幸而北宫黝功力也颇不弱，他刚才那招“八方风雨会中州”，又稍稍消去了蓬莱魔女一点劲道，滚得又快，虽然被尘尾刺伤了几十处，却还未曾毙命。

蓬莱魔女心念杀完颜亮要紧，无暇追击北宫黝，当下脚尖一点，身形再起，俨如鹰隼穿林，掠波飞燕，来势更疾，剑光如练，一剑就向古松下的完颜亮刺去。那些武士从背后追来，却那里及得她的快捷。

只听得一声惨呼，血花飞溅，众武士大尽失色，蓬莱魔女却“噫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好狡猾的狗皇帝，看你逃到那儿？”原来完颜亮见避无可避，急中生智，抓住那个侍立在旁的文臣，向前一推，挡了蓬莱魔女一剑，这文臣最善于拍马屁，这时却变成了替死的羔羊，哼也未曾哼得一声，就给蓬莱魔女的利剑，从前心穿过了后心。

蓬莱魔女何等快捷，如影随形，追上了完颜亮，立即又是一剑！

正在蓬莱魔女连环剑发之时，忽听得霹雳般的一声大喝：“休得伤害我主！”斜刺里突然飞来了一团红云，遮在完颜亮面前，蓬莱魔女一剑刺去，只听得“当当”两声，宛如鸣钟击磬，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原来是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僧人，突然从完颜亮身旁扑出，展开双钹挡住了蓬莱魔女这雷霆万钧的一击！

蓬莱魔女心头微凛，暗自想道：“这番僧功力不弱，看来决不在四霸天之下，足可与我师兄比肩。想不到这狗皇帝还伏有能人未出，倘若再多一两个这样的高手，只怕我今日要想脱身也不易了。”

这红衣僧人乃是西藏密宗教祖的师弟，法号鸠罗法师，武功之高，西域无人能敌，完颜亮将他聘来，待以国师之礼，每逢外出，必定派他同行。他因为身份崇高，且又负有保护完颜亮的责任，所以在众武士围攻蓬莱魔女之时，他依然守护在完颜亮身边，未曾出手。

鸠罗法师虽然及时挡住了蓬莱魔女，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蓬莱魔女刚才闪电般的一击，身法之快，大出乎他意料之外。要不是完颜亮抓着那文臣作挡箭牌，鸠罗法师已是迟

了一步。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，不绝于耳，转瞬之间，蓬莱魔女的长剑，已与鸠罗法师的铜钹碰击了数十下，鸠罗法师双钹展开，将全身护得风雨不透，蓬莱魔女在急切之间竟是攻不进去，但鸠罗法师却也无力反攻。

众武士陆续赶到，又把蓬莱魔女围在垓心。蓬莱魔女自出道以来，战无不胜，这次是第一次遭逢强敌，精神倍振，长剑夭矫拂尘飞舞，在围攻之下，兀是攻多守少，杀得众武士暗暗心惊。

完颜亮身上都沾满了血，他自己虽然没有受伤，亦已吓得魂飞魂散。忽见一条人影落在他的面前，他惊魂未定，又吓了一跳。那人说道：“奴才护驾来迟，主公受惊了。”完颜亮定下心神，这才知道来的是他的御林军统领檀道清。檀道清本来是参加围攻蓬莱魔女的，只因此际那鸠罗法师已亲自出手与蓬莱魔女恶战，完颜亮身畔无人防护，檀道清遂替代了鸠罗法师刚才的位置。

北宫黜爬了起来，他身上受创数十处，鲜血淋漓，甚是骇人。他摇摇晃晃的走到完颜亮跟前，跪下来奏道：“这魔女十分厉害，奴才斗胆，请皇上另传圣旨，倘若不能生擒，也只好将她伤了。”

完颜亮刚才因为震惊于蓬莱魔女的绝世容颜，才下了只许生擒，不许伤她的命令。他初时以为蓬莱魔女只是一个孤身女子，本领再强也强不过他的众多武士，这才下了那道命令。如今他已见识了蓬莱魔女的武功，连他自己也险些丧在蓬莱魔女剑下，他纵然是好色如命，也不能不更改主意了。

完颜亮叹了口气，恋恋不舍的望了蓬莱魔女一眼，心道：“想不到这样一个天仙似的人儿，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

魔女，嗯，这一枝长满毒刺的鲜花，只怕朕是无缘攀折了。”当下只好改过命令，叫檀道清宣布。

檀道清大声说道：“皇上有旨，这女贼最好能够生擒，倘若不能，也准许你们格杀！”其实这道命令即算不下，鸬罗法师也已拼着受责，要与蓬莱魔女拼个你死我活了。这道命令一下，他更加得了一颗定心丸。

完颜亮只道鸬罗法师武功盖世，这道命令一下，蓬莱魔女便难免玉殒香消，心中好生惋惜。那知看了一会，只见蓬莱魔女越战越勇，他的那班武士，围着蓬莱魔女，走马灯似的乱转，竟然不敢迫近她的身前；鸬罗法师也似乎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还手之力。完颜亮的惋惜，登时变了惊惶。

原来那鸬罗法师武功虽然极高，但比起蓬莱魔女却还是稍逊一筹。蓬莱魔女此时已杀了五名武士，又重伤了北宫黜，御林军统领檀道清又因为要保卫完颜亮而不得不退出战团，檀道清和北宫黜是仅次于鸬罗法师的两大高手。这么一来，围攻蓬莱魔女的实力，虽然多了一个鸬罗法师，却少了两大高手和五名一等卫士，两相抵消，实力不是增强，而是反为削弱了。

鸬罗法师的内功与蓬莱魔女相比，尚相差不远，轻功却是大大不如。蓬莱魔女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出手如电，招招凌厉，凶狠异常。鸬罗法师的铜钹只能保护自己，却不能兼顾众人。斗到紧处，蓬莱魔女看出一个破绽，倏地移形换位，突然间抢到了东北角，东北角那两名武士本来是因为胆怯才离得她远远的，想不到她突然其来，来不及招架，已给她一剑一个，都了结了。

鸬罗法师连忙赶来，蓬莱魔女闪电般杀了两个武士，一

声长啸，转过身来，又和鸠罗法师相斗。众武士见她如此厉害，更为胆怯，不过片刻，又给她连杀三人！

眼看包围之势便要瓦解，鸠罗法师咬紧牙根，拼死苦斗。蓬莱魔女反手一剑，将背后的几名武士迫退，蓦地喝声：“着！”脚尖一点，身形平地拔起，拂尘一展，已向鸠罗法师的顶门罩下，鸠罗法师也真不弱，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立即便是一面铜钹向上空飞出，挡住了蓬莱魔女的拂尘。蓬莱魔女双腿一弓，一个觔斗向斜方落下，拂尘一拖，几根尘尾恰好从鸠罗法师的光头拂过，登时起了几道血痕，还幸蓬莱魔女的拂尘先给他的铜钹挡了一挡，只是余波所及，否则他早已是头破血流。

鸠罗虽然保了性命，但失了一面铜钹，防御的力量又减弱了许多。

御林军统头檀道清仗剑守在完颜亮面前，手心里捏着一把汗，本来他与鸠罗法师联手的话，足可与蓬莱魔女打成平手，但他不知蓬莱魔女是否还有同党，要想上前助战，又怕完颜亮遭逢不测，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，终是不敢离开。

完颜亮忽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可惜那人不在。那人若在，何愁此女不擒。”蓬莱魔女“哼”了一声，心中冷笑：“你死在眼前，还想擒我？”唰、唰两剑，又刺伤了两名武士。

完颜亮叫道：“朕把江山与你平分，你总可以满意了吧？哼，哼，你也未免太骄傲了！”蓬莱魔女冷笑道：“我只要你的性命，谁要你的江山？”蓬莱魔女以为完颜亮这几句话是对她说的，一想却又觉得有点儿不对，她眼光一瞥，

只见完颜亮仰面朝天，喃喃自语，看那神气，不似向她发话，却似向另一人求救，那人不肯答应，故而他许以重赏。

蓬莱魔女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除了檀道清卫护着完颜亮之外，完颜亮身边已没有第二个武士，蓬莱魔女也察觉不到附近还有埋伏，心想：“难道是完颜亮急得疯了，胡言乱语？哼，管他是真是假，纵有埋伏，我也不怕！”当下接连施展两招杀手，拂尘在鸠罗法师面门一晃，引开了他的目光，迅即一剑，刺向他左面空门，鸠罗法师只有一面铜钱，遮拦不住，这一剑正中他的肩头，只差一寸，就要挑穿他的琵琶骨。鸠罗法师中剑受伤，血流如注，迫得连连后退。蓬莱魔女打开了一个缺口，运剑如风，左荡右决，不过片刻，就杀出了重围。

蓬莱魔女正要向完颜亮杀去，就在此时，耳边忽听得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蓬莱魔女，你武功果然不错，但要想杀害大金皇帝，那却是万万不能！”音细而清，发话的人，就似贴在她的身边与她耳语！鸠罗法师与那班武士却似全无所觉，兀自大呼小叫，赶来阻拦蓬莱魔女。

饶是蓬莱魔女胆大包天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她是个武学大行家，听得出这是最上乘的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发话的人，运用绝顶内功，将声音凝成一线，传入某一个人的耳中，只有那一个人才听得见，他旁边的人，即算距离很近，也是茫然不觉。

蓬莱魔女怔一怔，鸠罗法师已拾起了刚才被打落的那面铜钹，退到完颜亮身旁，与檀道清站在一起，准备蓬莱魔女来攻。

空中飞来一片浮云，月光再被云遮，蓬莱魔女杀退了面

前的武士，正自飞身掠起，忽又听得那声音在耳边说道：“你还不罢手吗？我与你较量较量！”忽觉微风飒然，蓬莱魔女急展拂尘防护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她头上一支玉簪，已给暗器打落！

蓬莱魔女有生以来，从未吃过别人半点儿亏，不禁又惊又怒，只听得那声音又在耳边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敢来与我较量较量么？”蓬莱魔女从声音辨别方向，挥舞拂尘防身，身形疾起，就向那方向一剑刺去。

一剑刺空，月亮又钻出来了，蓬莱魔女已追进树林，但见月华如练，树梢风动，有几只乌鸦似是受了惊吓，“嘎嘎”的叫了几声，展翅飞起，却那里有半个人影？

蓬莱魔女喝道：“鬼鬼祟祟的暗中偷袭，算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胆的就出来斗斗！”那声音笑道：“有胆的你追来吧！”蓬莱魔女听出那人是用“传音入密”功夫，距离最少在二三里外，寻思：“这人分明是想引我离开，我可不要上他的当！”

这一瞬间，她转了好几个念头，正待回转那“大夫松”下，取完颜亮的性命，只听得那笑声又在前头，蓬莱魔女定了定神，心里想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有这样的高手暗中助那金国狗皇帝，我今晚是难以杀他了。好，且待我看看这厮是什么人，如此可恶。”于是又再向前追去。

追了一会，蓬莱魔女心中又起了个疑团，这人能够打落她头上的玉簪，虽说一来是那时恰巧月被云遮，二来蓬莱魔女要分心应付其他强敌，但那人在黑暗里发出暗器，居然打得如此之准，这种上乘的暗器功夫，已经是罕见罕闻，蓬莱魔女心想：“他为什么不乘机打我要害，却只打落我头上的

玉簪？”

蓬莱魔女又再想道：“这人不许我杀完颜亮，按说应该是金朝的鹰犬了。但以他的武功而论，只怕未必在我之下。他若出来，与鸠罗法师、檀道清等人联手，我决计斗他们不过，甚至逃脱也未必容易。他却又为何要引我离开，约我单打独斗？”如此一想，似乎此人又未必是金朝鹰犬。蓬莱魔女一路思量，那笑声在前头也不绝如缕。蓬莱魔女蓦地心中一动：“难道是笑傲乾坤华谷涵，故意和我开玩笑来了？”但随即又想道：“不对，不对。华谷涵的笑声实大声宏，听得出是正宗的最上乘内功，这人的“传音入密”功夫虽然也已到了最高境界，但却听得出是带着三分邪派的功夫。两人的声音也似乎并不一样。”蓬莱魔女心中又是失望，又是好奇。她本是追华谷涵而到泰山的，现在碰到了个武功绝顶的高手，却又多半不是华谷涵。在此之前，她的心目之中，以为天下高手，撇开两三个已闭门隐居的前辈不算，除了华谷涵之外，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她相比了，那知今晚又碰到这样一个神秘人物，看来武功也不在华谷涵与她之下。“这是何等样人？具有如此武功，为何又要暗助那金国狗皇帝？”种种疑团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心中好奇之念油然而生。

……

好奇之念一生，蓬莱魔女心意立决，“不管他是不是华谷涵，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”于是施展轻功，继续追赶。那人亦似是知道她已追来，不必再行逗引，笑声也渐远渐寂了。

过了“五大夫松”，出了“中天门”，便是“快活三里”，这是泰山第二段路。“快活三里”的意思是登泰山只

有这三里路最好走，蓬莱魔女转瞬走完这三里路程，仍是不见那人踪迹。再向上去，过“升仙坊”“朝阳洞”等处，越上越高，山势也越来越险，走了一会，只见两侧陡削壁立，这是泰山最险峻的处所——“南天门”，曲径盘旋，但从下望上，却又陡直如线。蓬莱魔女提防那人伏击，提心吊胆的走过了这段盘路，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，蓬莱魔女松了口气，哑然自笑，笑自己太过紧张。

登上了南天门，地势渐转平坦，登高纵目，四围景色，尽收眼底。月色澄明，向西远眺，是一片莽莽平原，白云深处，隐隐似有一条青白色的玉带，那就是黄河了。蓬莱魔女心道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古人这话，真是说得不错。”默念唐诗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”句，在雄伟的景色之中，胸襟也不禁豁然开朗。天风吹过，松涛发声，蓬莱魔女瞿然一惊，“我是追踪那人来的，怎的却贪看景色了。”

忽听得树林中有琴声传出，蓬莱魔女悄悄走去，只见一个披着白狐裘的男子在树下操琴，蓬莱魔女心想：“此人在泰山绝顶操琴，倒也算得是个高人雅士，却不知是否就是那人？”琴声忽而飘逸，忽而高昂，似是一个胸怀壮志却又不得已遁迹烟霞的英雄，在藉着琴音倾诉心曲。

蓬莱魔女听得呆了，不觉现出身形，缓缓走去。那人却似视而不见，仍在全神贯注的操琴。蓬莱魔女心道：“且不要打扰他。”遂停下脚步。

那人在弹得急处，在琴音高昂之中，忽地放声歌道：“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列缺霹雳，岳峦崩摧，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。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

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。忽魂悸以魄动，况惊起而长嗟！惟觉时之枕席，失向来之烟霞。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别君去兮何时还？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”

这是唐代诗仙李白“梦游天姥吟留别”长诗中的一段，蓬莱魔女听得心神俱醉，眼前的这个男子几似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仙。忽听得铮的一声，琴弦断了。蓬莱魔女如在梦中醒来，正自心想“此人与笑傲乾坤华谷涵，倒是一对。”那人突然把琴一摔，竟号陶大哭起来。

蓬莱魔女倒给他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难道是个疯子？”不禁问道：“喂，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大哭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哭我的，与你何干？你又是谁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我是大宋百姓，你意欲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蓬莱魔女道：“你这人说话怎的如此糊涂？我若知你是谁，还用得着问你吗？”

那人脸上还带泪痕，却忽地又仰天大笑，蓬莱魔女道：“你又笑什么了？”那人道：“我笑你才是糊涂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既然不知道我是何人？又何必来关心我？叫我哭也不能哭个痛快。”蓬莱魔女气道：“呸，谁关心你了？你尽管哭吧，哭死了也没人理你。”那人喃喃自语道：“哭死了也没人理你。哈哈，天下之大，果然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！”笑声一收，忽地又大哭起来。

蓬莱魔女心道：“当真是个疯子！”要想离开，又自想道：“却不知他是否就是刚才暗助完颜亮的人？若然是同一个人，他引我到此，就不该自哭自笑。”几次想要发问，但